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德] 莎德瓦尔德 (W. Schadewaldt) ● 著

古希腊星象说

Griechische Sternsagen

卢白羽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古希腊星象说

Griechische Sternsagen

[德] 莎德瓦尔德 (Wolfgang Schadewaldt) ● 著

卢白羽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希腊星象说 / (德) 莎德瓦尔德著; 卢白羽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3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617-5783-3

I. 古… II. ①莎…②卢… III. 占卜—研究—古希腊 IV. B99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4895 号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Shanghai VI Horae Publishers, Inc.

企划人 倪为国

特约编辑 / 姜 乙

美术编辑 / 吴正亚

Griechische Sternsagen

by Wolfgang Schadewaldt

Copyright © 1956 Fischer Bücherei KG, Frankfurt am Main. All rights reserved by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7-246 号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古希腊星象说

(德) 莎德瓦尔德 著

卢白羽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5.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783-3/B·378
定 价	1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陈遵妫先生积十七年之功力，“特别为高等学校的学生和教师的需要而编写”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改革开放那年，陈遵妫先生又据二十年之功，将简史扩展为三卷本《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版 1982 / 2006）。没过几年，中央电视台办起了电视大学，有门选修课叫“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主讲教授都是名家：王力、谭其骧、左言东、李学勤、启功、杨伯俊、唐作藩……这门课程头两讲的题目竟然是天象学与古代汉语的关系：王力先生讲“为什么学习古代汉语要学点天文学”，陈晓中先生讲“古代汉语天文知识”（参见董琨、吴鸿清编，《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版 1984）。课程设计者不仅把古代星象知识排在首位，还安排了两讲，难道古代星象知识是古代文化常识中的常识？的确如此——王力先生开讲即引用顾炎武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点：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日知录》，卷三十）

西方古代文化常识中的星象知识同样如此,可惜,我们的西学研究一直没重视古希腊文化常识中的星象知识,遑论认识到它是常识中的常识。与我国古代文化一样,天象学与历法、乐律有关,不了解古希腊星象知识,我们对古希腊经典作品的识读没可能到家,想搞通柏拉图肯定没门——正如不了解我国古代星象知识,我们对古典诗文的识读没可能到家,想搞通经学肯定没门。何况,某种意义上讲,近代西方知识人颠覆古典知识是从天象学开刀的(参见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邬波涛、张华译,北京大学版2003),即便要深入认识现代西方的知识系统,也得掌握古希腊的天象学常识。

陈遵妫先生是天文学史家(《中国天文学史》也介绍了一点儿古希腊天象学知识),不是古典语文学家,王力先生是古典语文学家,但不是天文学史家。一旦古代天象学成了如今的天文学史(属理科门中的科学史一科)的研究对象,星象知识便脱离了自己的母体——古代经籍。现在的大学文科生倘若没留意到《中国天文学史》这类书,几乎就很难有机会系统地接触到古代星象知识,反过来说,要让古代天象学回到自己的母体,还得靠古典语文学家们结合古典作品多讲古代天象学(王力先生便是按经史子集来举例说明古代天文知识对学习古汉语的重要性的)。

《古希腊星象说》是德国的古典语文学家做的类似工作:通过讲述古希腊经典诗文中的神话,莎德瓦尔德把介绍古代星象知识与解读古典作品结合起来,令我们读来忽逢幽人、如见道心。如此讲述才使得古代星象知识回到了自己的母体——可惜,在我们的国学界还见不到类似的书。

莎德瓦尔德(1900—1974)是德国的古典语文学大家,古典的(而非现代新派的)古典语文学最后一位殿军人物。在德国古典学界,名家当然代不乏人,但学术声誉溢出专业圈子(譬如咱们的王

力先生)的向来不多,维拉莫维茨、耶格尔、莱茵哈特过后,恐怕的确只有莎德瓦尔德——从五十年代到1974年去逝前,莎德瓦尔德在图宾根大学作为“名牌教授”一直给大学本科学学生讲古希腊文史知识,二十多年岁月如一日,成了具名莎德瓦尔德的“图宾根讲座”(1950—1972),闻名遐尔……莎德瓦尔德去逝后,这些讲座结集为四部文集(1,《古希腊哲学的开端》,2,《古希腊史书的开端》,3,《早期希腊抒情诗》,4,《古希腊悲剧》),堪称著於文字的古希腊文学常识“精品”课程……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迄今还经常听见问:你是什么星座?据说,搞恋爱还是先搞清楚两人的星座是否相属为妙(其实,算八字恐怕更牢靠)——莎德瓦尔德的这本通俗读物说不定对当今的少男少女们也会有所帮助……

2008年元月于沐猴而冠斋

目 录

中译本前言(刘小枫) /1

- 一 天空、月亮和行星 /7
- 二 大熊座(或天车座)与猎户座 /12
- 三 英仙珀修斯与仙女安德洛墨达 /21
- 四 双子座 /35
- 五 天琴、天鹅和海豚座 /48
- 六 赫拉克勒斯(武仙座) /62
- 七 阿耳戈号(船底座) /93
- 八 北冕座 /111
- 九 御夫座 /131
- 十 晨曦与太阳 /142

附录 /150

译后记 /162

献给

我的贤内助玛娅和孩子们

倘若有人在晴朗的夏夜或冬夜，从山峦的巅峰、海上的轮船或是辽阔的雪地上眺望星空（有人就有这样的怪僻），他可能会从一种心境跌入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心境。

广阔的天空对他来说就像穹顶——天空就是一座大教堂——穹顶华丽的饰物就是那无垠的闪亮群星。看星星的人为之神往，觉得自己被拔升而上，仿佛这广阔的穹顶就近在眼前，而自己则奇妙地隐匿其间。也许就在一霎那，仿佛当头一击，他眼前所有突然发生了可怕的变化。稳定的球体原本镶嵌在苍穹上，亘古不变，而今却仿佛在瞬间消融。因为当目光落在夜空那阴暗的背景之时，再也找不到可凭之处。目光所及只是吞噬万有的虚空，无边无际的空间的虚空。在空间的浩瀚广漠中，燃烧着的巨大气态球体旋转不停，或围绕自身，或结群相对运动。这些球体个个硕大无朋。它们虽然耀眼夺目，但在那空间的无垠虚空里，却只是一粒尘埃。所有这一切不过形成于不久之前的一场大爆炸。每一个世界仿佛是一个岛屿，向各方游移扩散，离我们越来越远。它们不断产生裂变，直至最终走向确定无疑的死亡。我们这位观星者刚才还感到被夜空笼罩着的安全感，此

- 时却不禁毛骨悚然。面对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一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这位观星者浑身发抖、头晕目眩。他的目光更愿意流连于茂密的大树或是从人类住所里流溢出的光芒。

刚才描绘的这两种观望星空的眼光，一种天真、而另一种则具有认知力。古人和希腊人用天真的眼光来仰望星空，而接受了现代宇宙学说的观察者则用后一种眼光来观察天空。这两种观天的眼光，一种是古人从天空的美和稳定的秩序中体味到的幸福的安全感，另一种是今人那种被掷入无限性的可怕虚无的感受——而无限性同时又意味着转瞬即逝。我们的灵魂可以交替使用这两种眼光，真是件奇特的事，也是我们的幸运。不过并非我们现在的才有这样的幸运。有的诗人如荷尔德林，在诗里呈现他仰望与之生活的天空时，就交织着这两种感受。在诗里，荷尔德林的目光伸展至无限远处的猎户奥利安。这首致命运的诗歌以灵魂勇敢的飞翔结尾：

直到靠近太阳作最后一次旋转，
这颗心得到胜利的滋养。

而另一方面，诗人与爱人在谈话间称天空为——

生命无尽的花园，[大地是]天空的一朵花，正如玫瑰因为金色的微尘而感到欣喜，我们说，具有英雄气概的阳光却用他的光芒喜悦大地。大地是庄严活泼的生命，也许原初与太阳神紧密合一，后来被统摄万有的命运拆散。所以大地寻找着太阳神，靠近他，远离他，于悲喜之间企及最高的美。

在希腊人“天真”的目光看来,天空是神性的领域,德国人荷尔德林也这样认为。凝视天空时,人就会直接感受到神性。希腊人与荷尔德林都认为星星是神圣的。仰望星空,首先是用肉眼,然后用探求星辰运动规律的精神的内在之眼。而探求星辰运动规律对希腊人来说就相当于认识神灵。古希腊人甚至说,人类直立的姿势之所以是人独有的特征,是因为人与四足动物不同,不是向下盯着大地,而是能够举目自由凝视天空。希腊人若是举目望天,看到的不是一堆杂乱无章、令人叹为观止的亮点,也不是一个抽象的秩序,被记录成一个等级体系,一一编号,并用抽象的符号表现出来。正如同希腊人在大地上看到的都是具体的形象,他们在天上也看到了各种形象——这就是星座。在最古老的时代,星座主要由那些特别明亮的天体组成。之后,柏拉图的学生欧多克索斯(Eudoxos),一个严格的科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希腊人——这意味着他有一颗富于诗性的头脑——欧多克索斯继续把星座领域往天空的各个方向继续延伸。这些星座是如此生动,甚至今天还保留在我们心中和我们的星空图里面。

尽管希腊人的星座世界很早就受到东方的影响,但整体上这一世界却是英雄的世界,描绘的是英雄的传说——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虽然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因此我们在我们的天空中识别出猎户、牧夫、武仙、英仙、仙后、仙王、仙女和飞马, 9 还有天鹅、天琴、天龙、冠冕、狮子、御夫(我们多称之为“御车手”)、海豚、处女——所有这些我们都觉得是非常自然的事,然而只要稍加回想,就明白它们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如果来到古希腊人无法企及的南纬地带,我们的头上就会是截然不同的一幅图景。我们在南天极周围找到的是钟摆、挂钟、唧筒、网罟、罗盘、圆规、八分仪(一种航海用具)。除了南十字这一基督教标

一 天空、月亮和行星

我们说的是整个天空和它的景象。我想从整个天空和它的起源讲起，还有希腊人讲述的一个非常原始而古老的故事，它描绘了天空曾遭受过的巨大苦难。

据说起初生成了混沌(Chaos)，即“开裂的空虚”。然后是供万有恒常居住的大地，胸脯宽广而坚实。以及在辽阔大地之下阴暗多雾的塔耳塔罗斯(Tartaros)。第三个出现的是厄洛斯(Eros)，爱神，他聚集和结合所有分离之物。生育的链条就这样开始，这链条使得存在(Sein)的威力和强力成为现实。

混沌，即“开裂的虚空”，又产生了幽冥(Erebos)和黑夜。黑夜与幽冥通过爱结合之后，从黑夜又生出以太(Aither)——天空最高的光辉，以及白昼(Hemera)。而后，大地又从自身孕育出天空乌拉诺斯(Uranos)，她让天空环绕着自己，使得永生诸神得以拥有坚实永久的居所。此后，大地又生育了辽阔的山脉和不生养万物的大洋，她又与天空乌拉诺斯结合，生下环绕大地的天河俄刻阿诺斯(Okeanos)。大地与天空又继续生育了一大批儿女：男女提坦。最年轻的提坦名叫克罗诺斯(Kronos)，两个儿子中数他最狡猾、最可怕。大地与天空所生的儿女还有科 12

托斯(Kottos)、布瑞阿瑞厄斯(Briareos)和居吉斯(Gyes)。他们肢体巨大,肩上长有一百只胳膊,脖子上都顶着五十个脑袋。他们的父亲乌拉诺斯从一开始就厌恶这群巨人。他们一生下来就被乌拉诺斯关进了大地的幽谷之中,不得见到阳光。乌拉诺斯对自己的勾当感到洋洋自得,而强健的大地却在深处叹息,辗转悲吟,寻思出一个恶毒的妙计。大地让灰色的铁在自己体内生长,用它造出一柄镰刀剑。然后,大地对儿子们说:“我的儿啊,你们的父亲真是卑鄙邪恶。你们若是听了我的话,我们就会让你们父亲为他的暴戾付出代价”。大地这样说,所有儿女都恐惧,无人敢应答。只有巨大的克罗诺斯下了决心,告诉大地母亲,他愿意接受并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是父亲先行不义。广阔的大地就满心欢喜。她把克罗诺斯带到隐蔽处埋伏起来,把那柄锯齿状的铁铸镰刀剑交到克罗诺斯手里,并把计划向克罗诺斯和盘托出。不久,伟大的乌拉诺斯带着黑夜走上前来,他充满了绵绵蜜意,躬身朝向大地,伸出双臂环抱住她。这时,乌拉诺斯的儿子克罗诺斯从后面举起左手,右手持巨大宽阔的锯齿状镰刀,飞快割下生父的生殖器并把它抛在身后。乌拉诺斯喷出的血溅到大地母亲身上,生出强大的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Eriny-

13 en)和巨人。天空之神乌拉诺斯的生殖器落入大海,四处漂流,从激起的白色泡沫中产生了一位美妙的女性,这就是爱神阿佛罗狄忒(Aphrodite)。克罗诺斯如此残忍地对待了他自己的父亲,这一行为日后受到的惩罚是被他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宙斯消除了一切不义,因而在世界上重新建立起永恒的正义。他与大地深处的恶魔,即提坦和巨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之后,宙斯和他的儿子们建立了奥林匹斯诸神的光明国度。希腊的伟大英雄们在完成了他们壮丽的事业之后(当然,这其中充满了苦难和痛苦),就升入这一光明之国。不过,天和地彼此相爱,并且